



江花

读书台
13

写春联趣事

■ 文/施直东

我小时候，曾经住在街镇上自家的门面房里。

1951年，我十四岁，小学刚毕业。

那年春节前，姐姐说：“我们在门口卖对子（对联）吧。你写，我来卖。”

说干就干。我在房间里写，姐姐在门前用几块门板搁起个摊子。我们边写边卖。到三十夜之前，居然全卖完了。

联语全是我自己编的。我写的那副“满天飞翔和平鸽，遍地开行拖拉机”的对联，贴在我家房门上，天天看到，所以到现在还记得。我家旁边一辈子念佛的老太，我叫她姨奶奶。她说：“马上过年了，你给我写副大门对子吧。”我故意写了“坚决反对迷信，绝对提倡节约”的对子送给她。她是文盲，高高兴兴将这对子贴在大门上。有人见了，把对子上写的字告诉她，她连忙将对子撕下来。后来她批评我说：“你这小把戏，怎么给我写这对子！”

以后，我就离家读书，工作，成家。

一晃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那时，我住在镇江东面的一个小山村里。

村里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刘，每到春节前，就到附近的镇上摆摊写春联出售。生意还不错。

作为一个教师，我平时还是

喜欢写写字。正楷，行书，隶字，在农村写写春联，马马虎虎还算能对付。所以春节前，照例要将家里所有的门上，换上充满喜庆感的红彤彤的春联。单位的同事，邻村的同事和亲戚，也来请我帮他们写春联。

我自忖，我写的字，应该比老刘写的耐看一些。我的一个学生，每年春节前在镇上写春联，更是销售得红红火火。于是我想：他们写的字可以卖得出，我应该也是可以的吧。

有一天，我跟妻子开玩笑说：过年前，我们也来写春联卖吧。想不到妻子居然也很赞成。

但是，如果写好了，谁到镇上去摆摊呢？与我们住在一起的叔母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在家没事，我去卖。”

于是，学校放寒假那天，我就顺便匆匆忙忙从镇上买了二三十张红纸带回家，开始写春联。废寝忘食地忙了两三天，写了一沓子春联，叔母便兴冲冲地上街摆地摊，售春联。可一连摆了几天地摊，问津者寥寥。降价销售，还是不行。眼看到除夕了，一共才卖出了几副。

这么多春联，放在家里怎么办啊？妻子说：“村上这许多人家，给每家送一副就行了！”这主意不错。于是，这些春联也就基本上送完了。

但是，我很纳闷：我写的这

春联，怎么就没人看得上眼呢？我弄不懂，妻子弄不懂，叔母也弄不懂。过年了，老刘来串门，我便向他请教原因。

他笑笑说：“施老师，你不懂。这一带的人家过春节，喜欢颜色鲜艳的大红纸春联，图个吉利。而且最喜欢是当场看着你写，觉得这是专门为自家写的，心里更踏实。至于字写得怎么样，那倒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看，书店里卖的春联，那字写得再好，但那是印出来的，不是当场写的，所以买的人并不多。你用的红纸不鲜艳，显得有点灰暗，又是在家里写好了的，当然就难卖了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！

第二年，我们搬到镇上居住了。我问妻子：“今年还卖春联吗？”

同为教师的妻子，知道我决不肯在街上当场挥毫的，便连连摇头，说：“算了吧！我们不是干这一行的料。”

吃一堑长一智。这次写春联出售的趣事，让我感悟到：做一行有一行的诀窍，市场有市场的规律。我这个一直跟书本打交道的人，根本不懂市场的规律，瞎打瞎撞，不失败才怪！

现在年纪大了，已经没有了写春联的兴致。但当年那些写春联的趣事，还是一直记在心里的。

【京晚·开卷】

《书缘深深深几许》后记

■ 文/毛乐耕

我自幼喜欢读书，几十年来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，这个兴趣爱好始终未变。

因为喜欢读书，自然也喜欢买书、藏书和写读书笔记，这是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我的精神寄托和快乐之源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我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，就已经开始在故乡苏州城里的书店购书淘书了，其中一些温馨的场景，至今都能依稀记得。

以后，不管命运将我抛向何方，书籍总是伴我一路前行，给我以智慧和领悟。而我，也总是愿意在书中安身立命，以强大自己的内心，丰富自己的人生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没有受到系统的良好的教育，属于先天不足，然而读书让我开阔了视野，积累了学识，给了我立足于社会的资源和利器。我至今感激书，爱读书，这是我今生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。

古人云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我觉得这是一句很励志的话，当然，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，应该从新的角度去解释去理解。

“三朝老物谁伴我，一盏书灯六十年。”与书同行，醉入书丛，何其乐也！

最后作一点说明，本书中所标明的书籍的版本信息，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藏书。记下这些版本信息，也加深了我与这些书的深深书缘。

原载《开卷》第十五卷第9期

【炉边书话】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读后（下）

■ 文/卢伟庆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第四册《不尽之思》收录怀人、回忆文章。首篇《春蚕到死丝未断》长文写于丈夫陈乐民去世大半年后，书画集《一脉文心——书画中的陈乐民》出版前，写时“每一进入境界，就悲从中来，不能自己”。资中筠回顾与丈夫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，用了“精神的”和“默契”两个词来概括。两人都怕繁文缛节、柴米油盐，从来不过生日，没有互送过礼物。上世纪80年代初资中筠第一次赴美不在家，陈乐民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，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，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。妻子对丈夫的评价是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”。读者仿佛见到这样一位学者：生活俭朴，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；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；不愿给别人添麻烦，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堪称模范病人；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。文末所附三首悼亡诗中有“再遇妙文谁共赏？更临胜景忍流连”句。

作者在《忆杨朔》一文末段评：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。《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》纪念廖公廖承志诞辰一百周年，廖承志在两个人面前不敢顽皮，一位是母亲何香凝，一位是周总理。资中筠想写《高山流水半世谊——宗璞与我》有十多年，到彼此都步入晚年才写，原因是此前俗念未消，宗璞是著名作家，怕有附骥之嫌，也怕互相标榜。最后一篇为《何谓素质教育？——回忆母校天津耀华学校》。

第五册《闲情记美》收书评、书话、游记、乐评文字，记美，记录美好。读完首篇《〈旅美小事〉序》，笔者先去搜索《旅美小事》，此处的美当然指美国，同时见到作者聂圣哲的另一册书《养活教育》，讲亲子关系的一并放入购物车。第二篇《关于巴金〈家〉的随想》不会错过一读为快，确是巴金先生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发愤之作。《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——〈哲学的慰藉〉译序》中的一段话“凡精美的文字，大多读来明白晓畅，看来朴素无华，修辞却极

有讲究”，手抄在书页空白处——有些好吃的菜，也有类似味道。《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——我读〈丁庄梦〉》《巴尔扎克笔下的官僚体制》诸篇，亦是读者能采撷到的奇珍异宝。

读完全书，耳边偶尔飘过《爱的奉献》旋律。半老头，乐呵呵，新春怀旧来改歌，别的歌儿他也不会改，改出一首《爱书歌》——游戏之作一笑而过：

我们都在爱书中孕育生长
再把爱的风帆撒播到我四方
我们要在爱书中大声地歌唱
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身上

书会带给你无限温暖
也会带给你快乐和健康

书是Love 书是解药
书是软肋 书是铠甲
书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

书是正大无私的奉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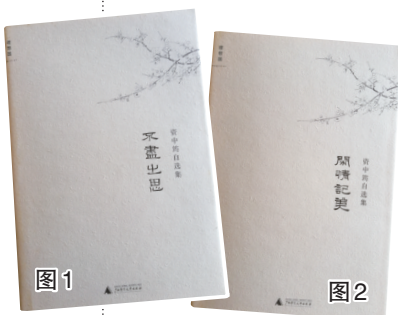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《不尽之思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，定价36元；
图2《闲情记美》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，定价36元。